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瑶族勉语方言研究

毛宗武 著



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瑶族勉语方言研究

毛宗武 编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瑶族勉语方言研究/毛宗武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11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ISBN 7-105-06669-5

I. 瑶… II. 毛… III. 瑶语 - 方言研究
IV. H25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7793 号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三河市文澜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25 字数: 570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5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二室电话: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主 编：孙宏开

执行主编：黄 行 陈福隆

编 委：(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朝 克	陈福隆	陈宗振	戴庆厦	狄乐伦
高建中	胡增益	胡 坦	黄 行	黄布凡
江 荻	柯丽露	孔江平	李锦芳	梁 敏
林桦风	刘光坤	陆文娟	毛宗武	欧阳觉亚
孙宏开	徐世璇	吴安其	叶典良	张公谨
赵建新	赵明鸣	照那斯图	周庆生	

编者的话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工作，投入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仅1956年，就组织了7个工作队共700多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普遍调查，收集了比较丰富的资料。自那以后，民族语文工作者一直不间断地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各少数民族语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初步统计，先后共调查了100多种语言，积累了2000多个点的调查资料。不仅掌握了这些语言的分布和使用情况、基本特点，而且大体弄清了些语言内部方言土语的差异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语文工作者再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50年代收集的资料进行核对和补充，经过潜心研究，陆续出版了一批方言研究专著，如《黎语调查研究》、《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阿里藏语》、《红河上游傣雅语》等，在学术界得到较好的评价，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1991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

究》课题被批准正式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10多种语言被列入计划，作为子课题进行研究。目前，这些子课题都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将有一批新的方言研究成果列入本丛书陆续问世。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情况复杂，多数语言内部有方言差别，有的语言内部不仅有方言差别，而且有次方言、土语等多层次的差别，方言内部的差别不同程度地造成民族内部交际上的困难。有的不仅方言之间通话困难，甚至土语之间交际也有障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更深层次地揭示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规律，服务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规范；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特点，推动少数民族语言学科向纵深发展；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丰富资源，扩大我们的语言视野，丰富和提高方言研究乃至语言研究的理论水平；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成因复杂，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进行深入探讨，为相关学科提供人文、历史、社会诸因素在语言中投影的证据，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

列入本丛书的方言研究专著有两类：一类是对某一语言的方言进行全面研究，描写各方言土语的特点，比较各方言土语的异同，提出划分方言土语的根据。有文

献的语言，还与文献进行比较，换句话说，是以揭示该语言各方言土语的基本特点和演变脉络为主要任务。另一类是方言研究单刊，是对某一语言有代表性的方言点进行深入描写研究，揭示它的结构特点。前者着眼于整体，后者着眼于深入。

本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合作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激光照排室宋军同志和北京环鹏伟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排印，民族出版社出版。为了编辑好这套丛书，把好质量关，双方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聘请有关专家学者为编审委员会成员。在此，谨向为本套丛书编辑、排印、出版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1998年7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语音	(14)
一、语音系统	(14)
(一) 江底话语音系统	(15)
(二) 大小河话语音系统	(21)
(三) 六定话语音系统	(26)
(四) 盘石话语音系统	(31)
(五) 公坑话语音系统	(36)
(六) 两岔河话语音系统	(41)
(七) 十里香话语音系统	(46)
(八) 庙子源话语音系统	(51)
(九) 棉花坪话语音系统	(55)
(十) 罗香话语音系统	(60)
(十一) 长坪话语音系统	(66)
(十二) 梁子话语音系统	(71)
(十三) 都龙话语音系统	(77)
(十四) 梭山脚话语音系统	(83)
(十五) 览金话语音系统	(89)
(十六) 甲江话语音系统	(94)
(十七) 滩散话语音系统	(99)

(十八) 新安话语音系统·····	(105)
(十九) 东山话语音系统·····	(111)
(二十) 石口话语音系统·····	(117)
(二十一) 牛尾寨话语音系统·····	(122)
(二十二) 大坪话语音系统·····	(127)
二、语音总表·····	(133)
(一) 声母表(共149个)·····	(133)
(二) 声母分布表·····	(135)
(三) 韵母表(共126个)·····	(147)
(四) 韵母分布表·····	(148)
(五) 古今声调对照表·····	(158)
三、有关语音结构的几点述说和分析·····	(163)
第二章 词汇 ·····	(176)
一、词的分目·····	(177)
(一) 同源词·····	(177)
(二) 派生词·····	(184)
二、词的结构·····	(187)
(一) 单纯词·····	(187)
(二) 合成词·····	(188)
三、词的借贷·····	(199)
(一) 早期汉语借词·····	(200)
(二) 现代汉语借词·····	(207)
第三章 语法(标敏方言语法) ·····	(209)
一、词类·····	(209)
(一) 名词·····	(209)
(二) 量词·····	(215)
(三) 数词·····	(221)
(四) 代词·····	(229)

目 录

(五) 动词	(235)
(六) 形容词	(240)
(七) 副词	(246)
(八) 介词	(254)
(九) 连词	(257)
(十) 助词	(260)
(十一) 语气词	(266)
(十二) 叹词	(277)
二、词组	(279)
(一) 联合词组	(279)
(二) 修饰词组	(280)
(三) 支配词组	(282)
(四) 表述词组	(283)
(五) 补充词组	(283)
三、句子	(284)
(一) 句子成分	(284)
(二) 句子分类	(293)
第四章 方言划分	(300)
一、方言土语的人口分布和语音特点	(301)
(一) 勉方言	(301)
(二) 金门方言	(303)
(三) 标敏方言	(304)
(四) 藻敏方言	(305)
二、语音共时比较	(307)
(一) 声母比较	(308)
(二) 韵母比较	(320)
三、词汇比较	(337)
(一) 同源词、异源词的比率	(337)

(二) 方言间互不同源的词例·····	(338)
(三) 各方言的特有词汇举例·····	(343)
四、语法比较·····	(345)
(一) 词序·····	(345)
(二) 语序·····	(350)
五、方言土语常用词汇对照·····	(353)
附录 长篇语料·····	(663)
参考书目·····	(703)
后记·····	(704)

前 言

勉语是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自称 [mjen³¹] 的瑶族语言，也是瑶族中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一般语言学书中谱系分类所称述的瑶语多半是指勉语而言。

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源的、复杂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长期以来，他们生活在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广大山区、半山区的深谷或山间盆地，从事农业或半林半农业，因而国外有的专家学者称他们为“山地民族”。瑶族垂直分布高，所在高山峻岭若有其他民族居住，瑶族总是住得最高。正如他们的歌谣所云：“瑶族住在高山尖，苗族多半在中间，壮侗山脚多平地，不用爬坡种水田。”瑶族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十分恶劣，生产工具极其简陋，在这方面他们也有歌谣：“瘴雨蛮烟漫山间，天寒地冷水温低。山多坡陡泥巴少，地薄土瘠石头多”。解放前，这些地区基本上处于半封闭的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阶段，生产力十分低下，普遍采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粗放生产方式，农作物产量低，品种少，生活极端贫困，正常年景还可以维持低水平的生活，碰上灾荒之年，食不果腹，只能忍饥挨饿。明代田汝成在《炎徼纪闻》中说到瑶人时，也有“山田瘠确，十岁五饥”之句。刀耕火种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他们耕了一山吃一山，吃完一山又一山，逐山而生，无法定居，游耕于高山深谷之中，故有“过山瑶”之称。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逐步脱离游耕生活，下山定居，佃地耕作，服役纳租，节衣缩食，勤俭持家，成为编户齐民，有的后来置有田产，过着比较安定稍微富裕一些的生活。这部分瑶族史称“峒瑶”，今日称之为“平地瑶”、“平话红瑶”，其分布在湘南与桂东相邻的地区，以今湖南的江华、江永和广西的

恭城、富川、龙胜为最多。

瑶族多居深山穷谷，大凡有瑶族居住或耕作过的山岭，都有人把它称之为“瑶山”。据史籍所载，以明代瑶山为最多，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仅广东一省二十州县有瑶山八百五十七。1993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吴永章的《瑶族史》，从明实录、明史、方志等材料中统计为五十六州县，瑶山数字相应地有所增大。可见明代广东瑶山之众，分布之广，地域之阔，都是比较典型的例证。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充实了所谓的“南岭无山不有瑶”的依据。这个数字虽为一省的反映，但却显示出今日瑶族“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由来已久，与游耕经济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根据我们的考察，瑶族居住分散，来源复杂，语言分歧，自称他称繁多，图腾崇拜，历史传说，文化艺术，风俗习惯，服饰刺绣也不完全一样。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他们来源、习俗不一，图腾、传说有别，语言、服饰各异，可是他们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域，同途迁徙，颠沛流离，同仇敌忾，抗击历代反动王朝的欺凌压榨和官兵的追捕杀戮，共同举义造反，共同开发大自然，共同寻求生存繁衍。在向大自然要粮，向社会求生的斗争中，交往频繁，感情弥笃，相互支援，融汇贯通，影响日益深刻，促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基本相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历史文化，意识形态，道德准绳，价值观念和生态境遇也大致相同的多源一体部族集团。“瑶”是他们对外的统一的共同称谓。至於“瑶”字的由来，一般多集中在“徭役”二字上。《隋书·地理志》载：“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这与他们代代相传的《过山榜》、《评王券牒》所述相同，与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元托克托等修撰的《宋史·蛮夷列传》、清谢启昆等纂修的《广西通志》等等的记载

大同小异，也就是说从汉至清历代史籍都记载瑶族以“莫徭”二字抗税免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瑶族人民群众对“瑶”这一名称的理解，并非“瑶役”二字所引申，只不过是当做一个极为普通的代号对外使用而已。在他们内部交往一般多用自称来区别不同的支系，如瑶族在外地相遇，服饰、语言相近，必先互询自称，若自称相同、相近则亲如手足，倾诉衷情；在跟其他兄弟民族交往时，需要引称才使用“瑶”，或者在“瑶”之前冠以地名或服饰色彩、或生产习俗，如东山瑶、西山瑶、八排瑶、红头瑶、花蓝瑶、长衫瑶、白裤瑶、蓝靛瑶、背篓瑶、顶板瑶、过山瑶等等。自称和语言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自称相同语言往往相通，语言相近自称大致相同，反之亦然。

瑶族历史上的分布比较复杂，还涉及到“瑶”这一名称。隋唐以前史籍无“瑶”记载，多混杂在“蛮”这一泛指名称之中，分辨不清。诚然，先秦的荆蛮，两汉的盘瓠蛮、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等都与瑶有些瓜葛，但议论纷纭也难以取得共识，更何况流传盘瓠者，今畲、苗亦有之。隋唐以后“瑶”始见于古籍，但没有全面地系统地叙述，不足以说明其分布。宋代是瑶族活动频繁处于鼎盛时期，分布之广，人口之众，声势之大均可见诸史册。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桂海虞衡志》、《溪蛮丛笑》、《方輿胜览》、《岭外代答》、《粤西文载》、《古今图书集成》、《湖南通志》、《广东通志》，以及韶州、梧州、乐昌、阳江、电白、永明、益阳等方志的记载，宋代瑶族主要分布在今湖南，其次是广西和广东，江西西部靠近湘粤地区也有瑶族居住，具体地说，北至今湖南洞庭湖北边的澧县、岳阳、常德一带，南及广东雷州半岛，东连江西吉安地区，西抵广西邕江流域，分布相当辽阔。到了元、明两代瑶族逐渐往南迁徙，大部分汇入五岭山脉，形成了赣南、湘南、粤北、桂东四省边境相连的一个比较大的山地聚居区，也有相当一部分继续往西南移动，蔓

延到贵州、云南一带乃至越境流入邻邦。明代大藤峡瑶民起义失败后，也有相当一部分迂回迁徙，往返奔命于湘、粤、桂、黔、赣五省之间。

瑶族今日之分布仍在我国南方的山区和半山区，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最多，湖南、云南、广东次之，贵州和江西也有一些，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材料，总共有141.2万人，具体分布详见下表：

省 区	瑶族人口	约占瑶族总人口
广西壮族自治区	863407	61.149%
湖南省	273878	19.346%
云南省	147208	10.425%
广东省	95801	6.784%
贵州省	19432	1.376%
江西省	547	0.038%

国外的瑶族基本上都是属于勉语系统的，自称为“勉”的有盘瑶、板瑶、过山瑶，自称为“金门”的有蓝靛瑶，分布在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国。近几十年来又有一些从老挝、越南跑到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地居住，有些已入了所在国的国籍，人数比较多的是美国，约有1.7万人。据有关史料记载和以诗歌体裁形式流传至今的“信歌”以及民间广为流传的“口碑”，都说他们是近几百年从广西、云南陆续迁移出去的，也有从广东沿海乘船到越南登陆后再移居其他地方。至於国外瑶族的人数，海外报道不一，在这里我们采用1982年英国《地理杂志》第54卷第2号刊登摄影记者 Nigel Hazeldine (奈杰尔·哈兹尔丁) 的报道，东南亚各国瑶族分布情况：越南约有17.7万人，泰国约有

1.6万人，老挝约有0.5万人，缅甸约有0.01万人。国外的瑶族，包括移民到欧美的瑶族，十分重视使用母语，在日常生活中对内仍使用自己的语言交往，跟国内同一方言土语的瑶族可以自由交谈，不受阻于语言，有的也用“信歌”的形式传递信息。

我国境内的瑶族一般都使用自己的语言作为日常的主要交际工具，也有一些移居平川地带的瑶族，即所谓的“平地瑶”，约占全国瑶族人口总数的28%，除老年人会说几句自己的语言外，已直接使用汉语或壮语为日常的主要交际工具。近些年来，市场经济导向集市贸易蓬勃发展，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的瑶族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交往频繁，说汉语的人亦日益增多，尤其是青少年和干部学生更为普遍，有些与汉族靠近的地区，由适应性地使用汉语发展到习惯性地说汉语，从而逐渐以汉语为日常生活的交际工具。

瑶族使用的语言数量多，而且相当复杂，除直接使用汉语或壮语，以及使用有别于现代汉语诸方言，或者古代某一方言土语变体的那一部分瑶族外，实际上还使用着六种语言。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只将具有语族、语支间差别的三种有代表性的语言作为编写《瑶族语言简志》的基础，其余的有些差别较大，只说明它们已超越一般对方言的理解，达到了独立语言的程度，恰好这些语言同苗语、布努语都比较接近，就暂时把它们搁在布努语里。近几年我们对布努语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将原来当做巴哼方言、炯奈方言和优诺方言划为独立语言（详见《巴哼语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这六种语言都以自称命名，它们是：勉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巴哼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炯奈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优诺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拉珈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六种语言同属汉藏语系，分属两个语族三个语支。在这里我们要着重说明一下，过去我们也曾使用过“瑶族勉语”、“瑶族布努语”和“瑶族拉珈

语”，这完全是便于读者理解民族分类和语言分类的交加现象而采取的补救办法，不足为训。至于“瑶族语言”和“瑶语”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我们是严加区分的。在笼统称述六种不同语言时用“瑶族语言”，如《瑶族语言简志》它是包含着瑶族所使用的六种不同语言的简志，并非《壮语简志》、《苗语简志》、《彝语简志》、《藏语简志》那样单一地描述一种语言的简志。“瑶语”这个词组仅仅是我们在单独称述属于瑶语支语言时才使用，有时也习惯用于勉语，这是因为当前属于瑶语支语言的只有勉语一种的缘故，所以瑶语和勉语随意使用——瑶语即勉语。

六种语言的民族人口相差甚大，使用语言的人口也很悬殊。属勉语的瑶族约有 94.8 万，使用人口为 69.1 万，约占 72.83%；属布努语的瑶族约有 39.7 万，使用人口为 25.6 万，约占 64.43%；属巴哼语的瑶族约有 4.4 万，使用人口为 4.1 万，约占 93.18%；属炯奈语的瑶族约有 0.11 万，全部使用自己的语言；属优诺语的瑶语约有 0.96 万，也是全部使用自己的语言；属拉珈语的瑶族约有 0.9 万，使用人口为 0.8 万，约占 91.57%。不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则使用汉语或壮语。

瑶族他称名目繁多，数不胜数。根据吴永章的《瑶族史》（1993 年四川民族出版社）的统计已达 46 种，实际上还可以突破这个数字。过去给人们一个印象，大多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的，只要说话邻近其他人有差别，不能与当地人交际者，在贵州的叫“苗”，在广西的叫“瑶”，於是贵州就出现了“仲家苗”、“蔡家苗”、“侃侃苗”、“穿青苗”……之类的称谓，在广西有些地方，把从湖南新化、宝庆移居山区谋生的称之为“新化瑶”、“宝庆瑶”。广西东北部与湖南南部相邻的地带，还有叫“梧州瑶”、“六都瑶”、“七都瑶”、“九都瑶”的。上面这些称谓有的方志中还可以看到，例如编撰于明嘉靖，重修于清光绪的《富川县志》就有“六一都瑶村”、“七都瑶村”、“上九都瑶村”的记载。看